

他们“不在乎别人定义，只想每天安稳在路上”

这一天，跟随外卖小哥“穿街过巷，连接人间烟火”

本报记者白佳丽、刘惟真、梁姊

在问答平台上有人提问：“有一个外卖骑手男友是什么体验？”

高分回答写道：“看着外面的骑手会觉得每个人都是他，体会他的心酸，怕下雨，怕突然变天，也怕他会接不到单，怕被顾客嫌弃送得太慢或者弄洒……”

这些担心，我们在接到外卖时是否想过？劳动节前夕，本报记者跟随天津市一名外卖小哥24小时，真实记录下了这份“穿过大街小巷，连接人间烟火”的工作。

“扣掉5.48元，等于白送一单”

做骑手一年多，彭辉比绝大多数人都熟悉这座城市。大到商场每层卖什么，小到最近的公厕在哪里，大幅广告上的房价来回看的次数多了，他都烂熟于心。但他又像隔着玻璃在看这座城，“网红”店里常取送的甜点他从未尝过，桌游吧里的游戏他并不了解。为了省钱，奔波送餐后，他就“宅”在10平方米的老旧合租屋里。

早上9点，彭辉轻手轻脚起床，生怕吵醒另外三个同伴。前一天天津狂风大作、雨落不止，跑单近12个小时的他凌晨才睡下。

每月租金1200元的出租屋，位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。之所以住在这里，是为了接到更多订单，也是为了在单少时方便休息。他与另一位外卖骑手，以及两个怀揣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前来借宿的朋友住在一起。

洗脸、刷牙、洗头，不到五分钟时间，彭辉就在逼仄的洗漱间完成了准备工作。镜子里，一张年轻的圆脸上留下了明显的口罩印记。“夏天没到就这么黑了。”他笑了笑，拿起手机、头盔，没吃早饭，就匆匆出了门。

暮春的天津，行人已开始换上单衣。彭辉跨上车，把带有油渍的蓝色薄羽绒外套裹紧了些。戴好头盔、打开App、刷脸上线、申报体温……一天的工作开始了。这辆电动摩托车，是每月360元价格从熟人那里租的。

等单时，25岁的彭辉讲起了自己的经历：出生在黑龙江一座小村庄；初中毕业后，辗转西安、大连，试过不少职业，梦想成为一名厨师；来天津后在餐厅学艺，去年受疫情影响离开了餐厅，加入了外卖骑手的队伍……

外卖骑手一般分为专送与众包两类。专送指的是配送站的全职骑手，定点上下班、接受系统派单，能拿底薪。而众包则相对自由，一人一车，底薪低、门槛低，可以自由抢单。彭辉属于后者。

“也在饿了么团队里干过，单量稳定、片区固定，但各方面要求更严格，时间也不自由。所以干了几个月后，我和几个朋友都退出了团队。”他说。

他每半个月休息一天，每天大约跑40单，每单配送费用五六元左右，一月能赚6000多元。“不过平台的配送价格总在变，最近是淡季，配送费普遍不高。”他说。

“常有人说，我们拿命换钱，那是因为骑手有两‘怕’。”彭辉解释，头一怕就是超时，平台少则扣掉配送费的20%，多则扣掉80%。

他打开手机，给记者展示前一日超时被扣钱的一单。

“昨天这家店铺‘爆单’了，我有三份订单都是它家的，但出了两份餐后，第三份迟迟做不出来。”当时这家店铺被一群骑手围得水泄不通，彭辉只好先将前两单送往顾客家中，再赶忙返回取第三单，可紧赶慢赶，还是超了时，遭到顾客投诉，“扣掉5.48元，等于白送一单”。

第二怕差评。“为什么现在差评反而成了要挟骑手的手段？顾客有时备注要另带东西，没带就会给差评，店家超时我们也要‘背锅’，几单差评就要扣掉3元。”他委屈地说。

等待的每一秒都是煎熬

很快，彭辉接到了今天的首单。百度地图显示，驾车需要20分钟到达。一接到单，彭辉像换了个人，穿梭于人流密集的区域，驾轻就熟地飞奔。跟在后面的记者，心却提到了嗓子眼。从出发、取餐到送达，彭辉只用了30分钟，“这一单收入8元，如果送迟了，至少要被扣掉1.6元。除了快，没别的办法。”

临近午饭时间，平台上的外卖订单瞬间增多，彭辉又接下了离商家不远的一单。取餐后，他小心翼翼地将它装入保温箱，又开始飞驰而去。

不过，他遭遇了今天第一次出餐“堵车”——这家“网红店”外卖订单满满，他排队等待了五六分钟，才拿到了自己要配送的那份。普通人刷几条短视频就能度过的5分钟，对彭辉来说，每一秒都是煎熬。

“这家店员经常不理人，说话也不太客气。碰见脾气冲的骑手，有时还动起手来。”

“彭辉抱怨着。

为了赶上这两单的配送时间，彭辉明显又提了速，行人不多的小路口，他直到主干道红灯前才猛踩刹车。“一般小路的红灯我们都不等，可如果不是配送时间太紧，谁想闯红灯啊，也怕出事故。”他无奈地说。

很快，彭辉同时接下了8单。“这是我的极限，有些老到的骑手，手里同时能挂10单。”来不及再多说一句，彭辉看了一眼系统规划的路线，开始一家家取单，每次交接几乎都是一路小跑。

取餐还算顺利，但送餐就没有那么容易，送完一单，彭辉就需要快速给下一单顾客打电话，确定放餐的位置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节省几秒时间。8单结束，地图上被他画出了一个不规整的五角星，而记者已经像是跑了场长跑，汗流不止。

“一挂8单，那就一点闲工夫都没有，多等一秒都不能，一旦在一处耽误一两分钟，后面的就全赶不及了。”彭辉说，一次他因为等电梯时间久了点，剩下的4单都超时了。“最可怕的是超时多了会被限制接单，我就被限制过，还得去重新参加培训才能再接单，连着几天都没有收入。”

中午12点，天空飘起了雨，路人都在纷纷躲避，彭辉却盼着再下大点。“这样就会有恶劣天气补贴，每单能多赚1到10元不等，前天雨下得大，我5单就挣了70元左右。所以遇到沙尘暴、大雪、大雨我就疯狂跑，一天能赚几天的钱。”

穿雨衣送餐不便，彭辉就选择淋雨。但为了餐食不湿，停车后他用手护住外卖，迈开大步快速闪入写字楼。

乘上客梯后，麻烦又来了——坐电梯得刷卡。彭辉打电话给顾客，让帮忙在楼上按动电梯，可上下几次，电梯终究没停在顾客所在那一层。“电梯里没信号，只能干着急。”近10分钟后，餐食才被送到了指定楼层。

说话间又来了新订单。由于这一单时间较充裕，彭辉路过一处公厕时停了下来。在常跑的区域里，他记得几处公厕的位置。但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，彭辉几乎不喝水。

这一单的顾客住在小区七楼，没有电梯。彭辉拎起外卖，两阶两阶快速拾级而上，有些气喘吁吁。“有次停电，我爬了20多层呢！”爬楼，是对外卖骑手的重要考验之一，“这也淘汰掉了很多年纪大的骑手。”

第二个送餐高峰，从下午5点开始。披着一天中最后一缕阳光，彭辉继续穿行在这

座城市。

入夜，彭辉关上了自动派单模式，每天仅有7次拒绝派单的机会，他一般留在晚上用。

“车多、路黑，一着急就容易出事故。”彭辉说，一次他在郊区送外卖，路上突然蹿出一只黄鼠狼，吓得他差点摔倒。

华灯初上，彭辉今晚的订单都集中在五大道——天津著名的商业区。小洋楼亮起了灯，树影婆娑下格外好看。他无心欣赏，一双眼睛不是在看路，就是在看手机。

彭辉收到了一个送到桌游吧的订单，完成交接后他有点疑惑地问记者：“现在年轻人好像挺流行玩桌游的，这是个啥？”听过记者的讲述，他显得有点落寞，“我从来都没玩过。”

只想安安稳稳在路上

彭辉的午饭，一般都是在家附近的一家板面馆解决。“平时很少吃早饭，等到下午两点左右订单少了就吃午饭，有时回家做，多数时候在这儿吃。”彭辉说，这家一碗面十块钱的小店，分量足又省钱，成了不少骑手的“食堂”。这顿饭后，他会撑到晚上12点再“补充能量”。每天吃饭的花销，彭辉都精打细算。

下午订单少时，彭辉或是在平日订单较多的商家门口静候，或是回出租屋休息，等待晚高峰的到来。闲下来的彭辉，和记者聊起了心里话，“在这里没几个朋友。”

哪家店出餐慢，哪个路口何时会有交警站岗……聊起做骑手积累的经验，彭辉的话匣子开了。他说自己最喜欢送往酒店的订单，“不用上楼，放在楼下就能走。”而他最不愿意送的是蛋糕。“一个蛋糕一百多块钱，车子稍微一颠就会坏，坏了就让我们赔，相当于一天白干。”

“有的骑手早晨5点多钟就出来跑，一跑跑到大半夜，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元。”彭辉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，“能干的都是三十多岁的，上有老下有小。我就自己一个人，爸妈种地够温饱，就希望我平平安安。”

彭辉细数平时最费钱的地方：“耳机是最常坏的，因为总要接打电话。还有就是数据线，送餐时候拔下来、接单时候插上去，插插拔拔一个月能用坏好几根。鞋子也容易破，捡便宜的买，经常一个月就穿坏了。”

提起五险一金，彭辉说，他也搞不清楚。不过接触的骑手多了，他也会担心自己的

身体问题，“三十多岁的老骑手就落了一身的毛病，我现在雨天关节也会疼。”

几天前的一场暴雨中，有顾客看彭辉身上淋湿了，又没有雨具，就把家里的一次性雨衣送给了他，还帮他给手机套上了塑料壳，这让他感动了许多。“平时，顾客顶多说声谢谢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大多数人，就只是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。”

他没和父母说起过——去年送餐路上，他曾勇敢地救起了两名落水者。但因为还要继续送餐，救完人湿漉漉的他转头就继续上路，“接餐的顾客看到一身水的我，问也没问一句。”他有些失落。

可不管温情还是冷漠，彭辉从不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，甚至从中升华出了一种令人敬佩的豁达——“总有人抱怨我们的工作不受人尊重，但人只要有梦想就行。”他说。

为了梦想，彭辉正在努力。

前两天，他花900元“淘”来了一辆旧三轮车，打算送餐之余，支起摊子卖点炸串。

聊起即将开张的小买卖，他的语气里掩饰不住喜悦。“这就是为了我以后开店积累经验！”开店，开一个专做外卖的小店，是他的终极梦想。他咨询过，这至少需要8万元左右的投资，但他的积蓄还远远不够。

彭辉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。“想家但不能回去。”他解释，回家走亲访友容易把辛苦攒下来的钱花光，只好把想家的情绪藏在心里。平日，他最奢侈的享受就是和几个朋友喝顿小酒，吐吐苦水。他期待着有一天自己的账户上能有20万元，这样就可以回到家乡，买套楼房，娶妻生子。

指针指向晚上12点，城市已经睡着。彭辉把最后一单送达顾客家中，拖着疲惫回到出租屋。

给电动车的电池充上电，他瘫在床上翻看起了骑手群里的聊天记录，几个还没下工的老哥正在群里热火朝天地聊着今天的收入。

这个叫“万元户”的群里，一共有23名外卖骑手，群名代表了他们最大的心愿——希望每个月都能收入一万元以上。

枕着一天的疲惫，原本执意说留记者多聊一会儿的彭辉，却靠在床头打起了瞌睡。再天亮，他又将开始新一天的奔波。

这是彭辉职业生涯中普通的24小时，这是数百万名外卖骑手平凡的一天。

数据显示，仅去年一年，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获得收入的骑手就超过470万人，他们全年共送出了101亿笔餐饮外卖。

有专家总结，外卖骑手当下特征为“强吸引、弱契约、高监管、低反抗”。彭辉不在意别人对他的定义，他只想每天安安稳稳在路上。

来源：新华每日电讯